

自序

民國二十九年春，某雜誌數次託人要我作自傳，我答應了他，因為精神不好，就沒有執筆。自從有了這種語言，遂不免有時回到往事，漸漸的成了段舊。去年秋天以後，就一段一段的記出來，記到本年春初，把我三十歲以前的事實，大要都記起來了；到了秋初，又把我在編輯處以前的事實，也記起來了。因為太長，雜誌不克容載，就把牠單獨出版。因為要出版，就不得不要有序言；而序言一時無從做起，遂拿我四十三歲生辰時，做在下面，來替代：

「天空星球恆河沙，地球特為其中一。地球生物幾萬千，人類雜在其中出。地殼已小況人類；人類豈有千古橫九洲，我身處此不啻滄海之一瀉。呱呱墮地幾百歲，如響如響如電逝；我今來秋四十三，渺乎少小安足計？但念已生天地靈為人，便須頂天立地永存真。奪取造化福萬物，形有生滅神無渝。一身幾欲撐天地，百歲應或不壞身。眼前實貴皆過影，死去亦奈何所幸！眼前險阻甘如飴，動心忍性益猛省。憶我生時境實辛，父母忍饑凍鞠育乃成人；少年學書實飽餒所得，弱冠拔劍仗義不曾泰；癡癡拙拙還放恣，歷仆磨起改惡國家權歸民。方謂國民從此受廷庸，何期年來朝還易主。」

昔！嗟云隻手挽乾坤，鐵網爲快潮飽溫。立身行已鑑他道，還我初生爲人之元元；當茲四十有三種
度日，有勳於中爲長言。一瀛壖云小，百歲難云促，暴棄敢自甘，致爲人類辱；努力猛向前，日新
毋自足。求爲人類發異芒，天地同慶日月光，庶幾負乎天地生我父母育我之佳祥，亦安乎我之爲我
之天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一日作者自序於重慶復興居

凡例

一、本書專記載本人直接有「之事，間接者從略。

二、凡規模較大之事，余祇任一部分時，則所言祇限於與余有關之事件。（例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祇述及可報；廣東北伐軍，祇述及兵站總監事）。

三、照例人名稱呼，史用名，普通用號。本書概用名者，因民國以來，名號多相混；且書中人名多忘其號，故一律用名。

四、蔣主席，及林故主席，則稱先生而不名。

五、某一事有關人名，大多數不能追憶者，則從略。（例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陸軍小學學生曾有數十人，同至香港參加，因名冊遺失，不能列舉，前年李仙根先生告知，渠即其中之一，而渠能記憶者，亦祇有陳濟棠鄧演達二位，若舉少漏多，反失真相，不如從略，其餘類推）。

六、本書全憑記憶，遺漏甚多，人名年月，尤甚。深盼當時同志同事，惠予補訂。

回顧錄 目次

自序

凡例

卷一

一、從家世說到幼年	一
二、私塾教育	六
三、辦學與入黨	一四
四、廣州讀書與初次革命失敗	一九
五、民意機關服務	二九
六、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	三四
七、光復廣東與北伐	四〇
八、整理金融與北上	四七
九、國會內的奮鬥	五二
十、討袁失敗出亡在日本	六六

卷二

十一、洪憲夭折國會再開	七三
十二、從護法到陳炯明叛變	一〇〇
十三、在國會爭法統與討陳	一一八
十四、創辦廣東大學與鼓吹三民主義	一三七
十五、與共產黨奮鬥和北上侍疾	一五四
十六、西山會議	一七六
十七、中央特別委員會	一九三
十八、環遊世界（上）	二〇八
十九、環遊世界（下）	二四八
二十、編纂黨史	二八二

回顧錄 第二冊 目次

卷三

二十一、內憂外患·····	三一七
二十二、辦理國立中山大學（上）·····	三八三
二十三、辦理國立中山大學（下）·····	四〇八
二十四、教育改革計劃·····	四三三
二十五、團結抗日·····	四五四
二十六、出席世界大學會議及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週年紀念會·····	四六四
二十七、發動抗建·····	四七七
二十八、返校主持·····	四九四
二十九、質問國際聯盟·····	五〇六
三十、武漢淪陷前漫遊四川宣傳·····	五一五

卷四

- 三十一、因職因病四辭中大校長……………五二七
- 三十二、賦職發生後著「舊遊新感」……………五四八
- 三十三、戰禍酷烈提供永久和平原則……………五六三
- 三十四、內政外交之新局……………五七八
- 三十五、鄉居生活……………六〇二
- 三十六、內外處苦奮鬥中完成抗戰勝利……………六六一

一 從家世說到幼年

我的家世，簡單說來，是個爲民族而整齊奮鬥的。這於我影響很大。

我的先世原居安徽當塗，唐貞元間，搬到江西南昌。後來又搬到福建，分居邵武郡屬，在縣事有較多。宋寧宗時，有一位應龍公，別字叔初，在慶元二年中了狀元，官做到資政殿學士。年老乞休，搬到長汀居住。因爲有功德於民，於該地方人士，都立廟塑像以祀之。宋末元兵南下，我祖先不肯屈服，遂由福建擁護宋朝到了廣東。當時傳說這位應龍公，常常顯靈，沿途保佑擁宋南遷的人民。因此閩粵交界各處，普遍建立鄭公廟，並且尊爲廣佑聖主，好像各地崇拜關羽岳飛一樣。大埔印山上，就有一座鄭公廟，現在還是香火很盛。

由閩遷粵後，我的祖先初居清溪駐陂坑，繼居巖頭，嗣又分居於白鵝的龜寮，最後卜居於縣城的儒學內。其餘支派，散居各地。這一批同是擁宋南遷的人，所以先居南方的人，就稱這部分人爲客家，亦稱爲客人，就最先來的自認爲主人而對於後來的當作客人的意義。客人因爲痛心宋室淪亡，以「讀書讀田真做官」，相誡子孫。雖然經過明朝一代，漢族重光，但接着又是滿清入據中國，因此我的先代宦跡者很少，大都恪守不仕異主的這訓。我的祖父是個商人，我的父親是個縫工兼做生意。

父親名應森，別字石壽，是個獨子。他的幼年時候，祖父不幸逝世，遂成爲孤兒，全賴祖母撫養長大。洪楊之役，縣遭兵燹，家產一掃而空，祖父遺下有一副破帳子，當作被蓋，蓋了一個冬天。同時一天三餐，有時少吃一頓，有時少吃兩頓，但飽却處之泰然。對我解學的時候，從不時時見他提起「破蓋」

「壽和」及「春祥」(註一)的故事，來安慰我，鼓勵我。接着縣城又遭水災，把我們房屋沖毀，剩下僅有直挺倒倒的破屋兩間。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千七年(清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我就出生在這個地方。

那時我，縣城裏姓鄭的祇有我們一家。我本來有一個哥哥，不幸夭折了。因此父母對我格外愛護，就任本縣漢口觀音菩薩廟上了契，叫做澄生，所以在小時候便叫我阿澄。我的家庭除父母和我外，還有伯叔諸姑，沒有兄弟姊妹；雖然有一個堂伯母，但當我會走路和說話的時候，已逝世了。這種情形，一方面使我體會到仁愛的真義；另一方面養成我獨立奮鬥的精神。

我的父親在縣城裏柳樹街開了一間裁縫舖，因為人太懶惰，所以贖得小本生意。每五日領錢家的三四十里的輻遠水定縣下洋圩一次，販賣東西。但是自我出世以後，因為照料我，不但停止做生意，就是裁縫舖也搬到家裏來了。

我的母親姓木，性情和藹，勤儉耐勞。康樂除繁親外，沒有一個幫忙的人；因此舉無大小，都由她一人承擔。像我這種家庭，依照本縣風俗，她每天都有排定的工作：東天發白，她就起床，接廚挑水，洗滌飲食用具，燒早飯，餵牲畜；早飯後，到磯外山上割草，做燃料；太陽將要正午，準備準午飯；午飯後，到溪邊洗衣服，然後割菜園草施肥澆水；黃昏時候，又回到廚房裏料理晚飯；晚飯後，預備父親和我的洗滌；等到一切做完，就點起燈來，或補縫衣服，或做鞋襪，或準備牲畜明日的飼料，或督促我讀書。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弄得井井有條，減輕了父親的職務，使他能夠安心向外經營。

我的家境儘管貧窮，我的父母儘管辛苦，但是他們鍾愛我的程度，並不因這種逆境而稍減。現在回

想起來，使我感受到沒有適當的文字可以來形容。我記得幼年的衣食住，父母總設法照顧得非常週到，不使我微弱的心靈上，產生絲毫快不快或羨慕鄰家兒童的印象。

雖然我的父母這樣愛護我，但並不是溺愛和姑息。自從哥哥去世後，他們祇剩了我一個兒子，所以把一切的期望，都寄託在我身上。因此除費盡整個精力來愛護我之外，又小心督導。一舉一動，都含有教化的意義。

不說別的，自從我會走以後，我的母親有了空閒，從不同我到熱鬧的地方去，却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廟玩耍。大埔縣的孔子廟，除了收穫時有人晒穀外，平時很少人跡。年長時每去走一趟，即深感到廟的莊嚴偉大，神志為之安閒。小時候常在那兒玩耍，不覺不覺中一定會產生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母親又把她的知識關於聖賢豪傑的故事，講給我聽，勸勵我效法聖賢豪傑；並且常我做聖賢豪傑，這不是一樁小事，祇要好好讀書數點。這種環境，這種言論，不時灌輸到我腦筋裏。我毫無疑問地接受了，覺得祇要讀好讀書數點，並不難成為聖賢豪傑。如是我的讀書數點的慾望，可說由此啓發了。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一樁事情。有一次，我和鄰家的小孩子們在玩耍，我有一件東西，被他們弄壞了。我要他們賠，他們不答應，於是爭鬧起來。剛好我的母親來找我，我就哭訴到母親的懷裏，希望她幫我向鄰兒索賠。不料她抱了我大哭，說道：『阿澄，你這樣真使我傷心！我希望你要做聖賢豪傑，聖賢豪傑是這樣的嗎？你我是愛母親，就得聽母親的話，長大了願誓立志成人，不要因小小的事情，和別人爭鬧。』我大為感動，從此以後，我非常謹慎，不敢再和小朋友們作無謂的爭執。

我的父母固然無時不鼓勵我讀書，但是還教我怎樣做人。因此酒席應對進退的一切事情，嚴格指導

我做：過節過年祭祖喜慶等，都叫我去做應預備的事；甚至修理房屋，種菜飼畜，我也插在裏面。他們看見我勤勞，就是做錯了，並不加責備，隨時細心糾正。回想起來，必定有許多時候，反而添加了他們的麻煩，但因此我什麼事情都能曉得。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我恰好用得着。

我見父親每逢有店裏的夥計或工人來收取賬款，父親無論如何忙碌，總丟開手邊的事，有錢的時候，當然立刻給他，如若沒有錢，也坦白地告訴他，並且約定什麼時候再來取，父親這種急切應付的態度，引起我的疑慮。父親說：「夥計出門後，店主總希望他早些回去。假使過於遲緩，不但害他回去受責，甚至還有被辭去職務的危險。所以我總儘先應付他免他受累」。後來我才曉得這是惠而不費的方法。以後對於我處世為人受益不淺。

到了七歲的時候，記得我在家裏，就常常有正式的職務，幫父母煮飯買菜了。因為家裏人手很少，每天早晨起床以後，照例是我的母親煮飯，父親出去買菜。如果母親有事外出，便由父親煮飯，我去買菜，如果父母都因事外出，那麼煮飯買菜的事，我就不得不包攬下來。有一天早上，我出去買豆腐，看見店門口擺了許多豆腐。我就問道：「你們的豆腐是不是沒有月亮就起來做的？」店夥答：「是的」。

我道：「你們這樣勤勞，一定可賺很多錢了」。店夥又答：「我們能夠得個溫飽便是好事，那裏說得上賺很多錢」。於是我心裏生了一種威觸：世間有些人整日勞苦，做事非常努力，而結果只供個人自己的溫飽，甚至有時溫飽也不可得；有些人用力很少，而收效反大，不但個人生活安適，社會也蒙受其利，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尋思了一會，恍然悟到我父母所告訴我的聖賢豪傑故事，了解這完全是由於沒有受過好教育的原因。基於這個自我的覺覺，我的讀書慾就更強了。

父母既然期望我做人，更誘導我喜歡讀書；而父親又常常對母親說：「我年青時沒有好好讀書，所以一生辛苦。無論如何，總要使阿澄讀書，然後他才能夠向上做人」，那末我應該很早就讀書了。然而鄰近的私塾，在我六歲的時候曾去過，都因為我家貧窮，恐怕無力繳納學費，不肯收容。父母又因為我年紀小，放心不下，不願意讓我獨自到較遠的私塾去。因此入學問題，直到我八歲，可以單獨往離家較遠的地方去，才獲得解決，

（註一）橄欖兩頭小中間大，譬如每天祇吃一頓中飯；春杵兩頭大中間小，譬如每天祇吃早晚兩頓。

二 私塾教育

我八歲啓蒙，先生姓饒名資泉。因為我很小時，就想讀書，但是到八歲才達到入塾的目的，所以不敢懈怠。雖然資質很鈍，却終日勤讀不輟。先生見我不偷懶，就是有時背不出書，也從寬責備。我並不因這種待遇，就存僥倖的心理，仍是戰戰兢兢，終年如一。甚至在睡覺時，也做夢讀書，尤其常常被背不出書的夢所驚醒。這種夢境，直到現在還常常發生，不過所讀的書，因時不同罷了。我在這家私塾繼續三年，讀完了四書，還講了上論下論，讀講過些古文時文和千家詩一部，並且能做短文。

十一歲時，我改進另一家私塾，塾師姓彭名祖佩。他教書很嚴，但是很喜歡我。在這個私塾，繼續讀了四年，因為教授法的不同，祇讀完孟子、詩經、易經、禮記、唐詩、及試帖詩；至於古文時文，也聽班誦讀；八股文却能完篇，並已學做古文。

在這四年裏我所得到的最大益處，就是彭先生的教書法。他規定每天所講的書，第二天就要我們問辯。在開始這種課程以前，他先叫我們提出不了解的地方問他。問講得不好，責罰是很嚴厲的。那時的同學，比我年歲大的也有，比我多讀書的也有，但是彭先生却指定各同學有不懂的地方先問我，我不能解釋時再問他。因此在先生未到之前，同學都一一問我，而我得到這種榮譽的職務，聽書特別用心，唯恐怕不能答復同學的疑問。這樣，無論在學識上和講話的敏銳上，都使我得到許多進步。

彭先生固然很嚴，而我父母的督導也無時或懈，尤其是我的母親，每天從私塾裏回來時，知道

我功課好，就非常喜歡；否則滿面憂容，並且說：「爸爸這樣辛苦，只因爲幼時沒有認真讀書；與我願食吃苦，就是希望你讀書。怎樣你還可以不好好讀書嗎？」有時她把掙節下來的幾分錢，任何地方都不願化費，却買了糖菓或其他東西來鼓勵我。

客家人不屈服於異族之下的精神，幼時是常聽見的；而父親還把太平天國經過的情形，詳細告訴我，並且說明漢楊的宗旨就是推翻異族的統治。有一次，塾師出了一個「魯仲連義不帝秦論」的課題，我的文章開宗明義就說：「秦，西戎之國也，異類之人也」。先生看過，吃了一驚，私下叫我去說道：「本朝皇帝是滿州人，你這種文章是可以與文字獄的，以後要謹慎些」。我聽了爲之悚然！

十四歲那年，我曾參加縣考。第一場時，我除做完自己的卷子外，還代人做了二卷，來津貼考試的用費。第二場時，我首先交卷，縣知事適在座，見我年紀小而交卷早，便叫我去，問我願意不願意多做一篇起講。我立刻答應。他出了一個「後生可畏」的題目，叫我就坐在他側旁的小座位上去做。我完篇後送給他，才見他懷疑的態度消滅，而頻頻點頭道：「的確後生可畏」。

可惜那年夏天，彭先生到江西去，我就停了學。未幾彭先生寫信喻我的父親說：「……阿澄稟賦，雖不適敏，但極勤謹，異日必能成器，萬不可輕率。……」因此父親更注意我的讀書問題，過年後就叫我隨饒史庭先生讀書。饒先生家藏書極多，他知道我的家境貧窮，除了講授春秋、左傳、古文、時文、試帖詩等外，還教我和他的兒子及另外二位同學讀書。但是我讀了不久，因爲我的母親生病，跟着我自己也生病，功課落後了許多；爲了要補課，祇能終止學業。在這時期，我覺得左傳的論人論傳和外交軍事，都寫得痛快無倫，所以非常喜歡；但是結果却沒有讀死。

那時，我自己覺得天預魯錯，學業進步遲緩，而希望有所警惕，就改名曰「魯」，饒先生不明白我意思，問我是不是以孔子自況。我惶恐答道：「某何敢以孔子自況！因為天資魯鈍，從實取名，所以名魯」。先生喜道：「很好，『參也魯』，『齋也魯』，我雖不是孔子，却請你做魯參」。隨後，饒先生用演漢二字給我做別號，益見先生對我的厚愛。

義和團事件發生在我十六歲的時候。當時在朝的人提倡，在野的人附和，報紙上天天發表打勝仗的消息；好像符咒刀真能壓倒鎗砲似的。縣署後面有許多松樹，松蔭下建了一座不盈方丈的伯公祠。這是人跡罕到的地方，我常和三數同學，在那兒談古說今。義和團是一個很感興趣的問題，並且多數以為義和團曾打敗聯軍的，而我獨執異議，及至義和團失敗，各同學來問我怎樣有這種先見之明？我說：「道理用是很淺顯的。張角張魯不能得志於戎矛時代，難道義和團會得志於鎗砲時代嗎？」因為那時同學們很喜歡看三國演義，所以引用了該書的事例鑒戒他。

那年秋天，發生了戊戌變故我憶起絕天的事，就是母親久病之後，沒有得到好的醫藥，身體日漸衰弱，到了七月十四日上午，竟溘然長逝了！音容宛在，色笑長遠，風木之悲，卒有終極！

家裏遭遇到這樣不幸的一件大事，家境更要艱難困苦，適自不特替。但是父親對於我的讀書，並不因為艱難困苦而有所疏忽。他爲了母親的喪事，負担了一筆債；要繼續信用，不得不增加額外的工作。我很想幫助他，但是他阻止我道：「你的責任是讀書。每天做上所得，還多不過一百幾十文錢；我不想多這一兩百幾十文錢，而妨礙你的學業」。於是我對於學業，格外用心，格外努力。

我出世的破屋，在八歲的時候，曾經祖父親手建造；因為費用不夠，借了一百餘元，不得不典出一

部份來還債，祇保留兩間做臥室。那年，我爲便於論學論交起見，就向隔壁的本族試館，借了一間舊書房。這間房子雖小，但佈置得相當整潔。一般在城讀書和由鄉進城的朋友，不期然而然的時來聚談，竟成爲縣中不可多得的交換知識地方。

翌年，我改進了一家大館，塾師姓張名竹士。他除補講大學中庸和左傳外，還講授周禮歷史及經世之文。在這些科目中，我對於周禮，獲益最多；因爲除制度外，各家還有許多批評，可以明瞭歷朝政制。但是我却不以此等科目爲滿足，另外自己用功，看完一部父親獎給我的蠅頭小字的通鑑易知錄，以及向朋友借來的資治通鑑和鳳州通鑑。我通鑑易知錄時，一面圈點，一面做眉批；並且另外備一本紙簿做短評，以補自己記憶力的不足。短評的標準，可分爲下列五項：（一）內中國而外夷狄；（二）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三）對於人民，庶之，富之，教之；（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五）尊崇道德、學問、義俠和節烈可敬的人事。有一晚，我正在寫短評，張先生忽然進來了。我連忙起身，未及收拾紙簿。他翻閱我所寫的紙簿，說道：「這種批評法很對，並且簡單明瞭。你有這種史才史識，不妨多努力」。對於讀史的方法，我本來沒有絕對的信心。自從張先生批評以後，我知道沒有走錯途徑，於是更細心圈點，註眉批，做短評，直到終卷爲止。圖後那本通鑑易知錄和所做的短評，無論找到什麼地方，都隨身帶着；凡是關於歷史有懷疑的地方，一查便知了線索。不幸辛亥革命的時候，因爲在我房子裏秘密造炸彈，炸彈爆炸，那本書和短評連同房子都燒了，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可惜。

我讀史的結果，得到一個讀史的方法。歷史浩如淵海，却不過幾個朝代。那幾個朝代之中，最有關係的，不過是一個帝王或數個帝王。這一個帝王或數個帝王之中，最要緊的事情，也不過幾段，最重

要的，物，也不過幾個。如果把這幾個朝代，幾個帝王，幾段事實，幾個人物，看得詳詳細細，其他的順次序瀏覽，那麼全部歷史就可以了然胸中。這樣一來，歷史雖繁，我却取之以簡，由此即可類推以讀其他各種書籍。後來看到鄭板橋所講的讀史記方法，正和我的意見相同。同時，歷代所發生之事實，是有因果，決不是偶然的。周末有春秋戰國之亂，所以秦朝廢封建改郡縣，唐末有藩鎮之禍，所以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因此武備不振，終宋之世，都受外患。史家最大的毛病，是成王敗寇。舉一個例子來講，秦始皇征民伏，築長城，歷史上罵得很厲害，實則長城保障中國幾千年，如果秦能二世二世而至萬世的話，那麼歷史家恐怕要說：「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了。我到四川瀘州，看見秦時所築的水堰，到廣西興安，看見秦時所築的秦渠，不禁大為感動，覺得由秦到現代幾千年，國民都受其水利；因成詩一首：「湘灘分派鑿渠功，人食秦皇惠不窮；堪比長城瀛中國，祇贏歷史恐難公」。所以讀歷史，最要寬遠的眼光，從文字敘述之外，看出它的真象，才是對的。當時我有一句話說：「要從無字讀其書」，就是這個意思。

由於我自幼受家庭教育的長期感化，讀史更得了民族意識的觀念，以及時常聽見父老輩誦太平天國軍隊經過大埔時所發的文告，民族意識特別記得清楚。及至中法中法戰爭，清廷喪師割地，加以庚子聯軍以後，各國劃定勢力範圍形成瓜分局面；而清廷並無絲毫覺悟，政治每况愈下，還保持着「宰割友邦，毋界家奴」的觀念；那班乳臭未乾的親貴都攬着大權，爲所欲爲，人心鼎沸，以釀成推翻清廷的運動。那時潮流動盪中，國內發生了兩大派：一是維新領導的革命主張；另一是康（有爲）梁（啓超）領導的保皇主張。前者鼓吹打倒內外失策的清廷，創立民國；後者鼓吹保皇，以立憲維新。我家隔鄰的崇善